

語絲第一四七期 一九二七年九月三日出版

僑韓瑣談

天行

九 大韓國碑

大韓國 大皇帝 寶齡六旬 御極四十年稱 慶  
紀念碑頌并序

天生大聖人畀以仁義智勇之德則又必畀之以名位祿  
壽之福以稱其德是之謂大德洪福如堯舜禹湯文武之  
為帝為王是已惟我

太祖高皇帝神聖壽考勅垂大業自是厥後 列聖相承  
禋前社後以積崇累厚者殆五百年然後我

統天隆運肇極敦倫正聖光義明功大德堯峻舜徽禹謨  
湯敬應命立統至化神烈巍勳洪業啓基宣曆乾行坤定  
英毅弘休皇帝陛下作焉英文神武卓冠百王誕膺新命  
勵精圖理惇紀立極開物成務推仁惠以及萬姓昭信義  
以徠遠人功光于 祖宗裕垂于子孫中興盛烈彌宇宙  
而炳日月金櫝之史不足以盡書其美雲門之樂不足以  
盡象其德迺以陰曆丁酉九月副臣民之至願順萬國之

語絲

第一百四十七期

運會合祀。天於地。圜丘進登。皇帝大位定有天下之  
號曰大韓建元曰光武實檀箕羅四千年以來創有之舉  
也。今歲壬寅即 皇帝御極之四十年而  
寶齡為望六旬矣。既受百官賀。命有司修葺社涓日拜  
靈壽閣。親宴耆臣以繼 高皇帝以下 三聖之故事  
至九月十有七日大舉縟儀行稱 慶禮內而  
皇太子殿下祇率百工進表稱賀舉觸 上  
壽外而四方萬國亦各遣使來賀冠蓋絡繹登降踰蹕獻  
酬秩秩蒐兵閒閒錫饗洽洽萬和大合風雲動色于是凡  
海內圓顛方趾含生之類上自公卿大夫下至羣黎百姓  
莫不欣欣熙熙手舞足蹈曰吾儕幸生此 聖人之世也  
陸軍副將閔丙奭副領李昌九等相與鐫石載頌 聖德  
用答天慶名曰紀念碑樹之于皇城中暑澄清坊耆社之  
南其篆字則 皇太子殿下所親書也 臣伏觀周詩有曰  
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夫堯舜禹湯文武所有名位祿壽之  
福雖出於天而其實皆自求也其所以自求者以其能為  
謙戴謹使仁義勇智之德終始純一而不已也以此觀之

一一一

今我 皇帝陛下所以終始勉勉者即堯舜禹湯文武之德而其名位祿壽之福之施及子孫萬世者皆所以自求而已豈不休哉豈不盛哉臣不勝大願敢拜手稽首系之以頌曰 明明我 皇厥德天縱允文允武允智允勇孜孜爲治自厥初服恩于兆民信于萬國無內無外浩浩肫肫德成于己監在于天天心嘉止錫以大號惟此大號我邦之肇乾坤改廓日月加朗百神愉愉爭來就饗 寶齡望六 御極四十今茲之歲千載元吉既修耆社昭述先規繼選吉日大舉 慶儀 睿孝孔伸舞綵之喜萬國來賀錫饗之侈上自冠劍下至韋布凡有血氣孰不悅豫醉我飽我歌我謠我朝以翔我夕以翺我立石通衢大書深刻厥刻伊何萬心同祝天不厭高地不厭厚我 皇之德日以富有于以熾昌予以康壽於千萬年永受天祐漢山嶽嶽漢水泱泱臣拜揚詩敢託大章

正一品大匡輔國崇祿大夫議政府議政勳一等臣尹容善敬撰

從一品崇祿大夫元帥府會計局總長陸軍副

將勳二等臣閔丙爽敬書

光武六年丙寅九月 日朝野頌祝所建

我們現在叫「高麗」「朝鮮」都沒有一定的規定，至於「韓」更是隨便的稱呼。這不得不簡單的敘述一下，免致混淆。上面碑文中說的「實檀，箕，羅四千年以來創有之舉也」的「檀」「箕」「羅」，接上「高麗」，「朝鮮」，一直到「大韓」，便是最簡單的朝鮮歷史分期。

檀指的朝鮮古代神話時期的檀君，他們認爲東方的開國祖。這是箕子未到朝鮮去以前的時代，約當公曆紀元前三〇〇〇至一一二二間。箕子到朝鮮以後，便是箕子朝鮮時代，從周直到漢初（紀元前一〇〇〇）。在紀元前二〇〇年左右，箕子朝鮮被衛滿所襲擊佔據，自此以後叫衛滿朝鮮，大約直到紀元前五八。紀元前五七至紀元後九三五便是新羅時代。新羅時代中間，自紀元前三七至後六六八有高麗，這叫做「高句麗」；同時紀元前一八至後六六三有百濟：這便是朝鮮的三國時代。後來

七—三至九二六又有渤海；等到九一八的時候，王建稱高麗王，這叫做「王高麗」；與新羅合成另一個三國時代。九三五頃，新羅亡後，便是王高麗時代，迄於一三九二。一三九二，李成桂建國號朝鮮，這叫做「李朝鮮」。李朝鮮的末了十五年便是「大韓」。

朝鮮王李熙「御極」三十四年才脫離中國，獨立自主，稱大韓，設年號；第一次叫「建陽」，第二次叫「光武」。建陽只有一年。光武一共十年，就讓位給他兒子。他兒子李圻便是寫這紀念碑上篆字的人，後來把朝鮮合併給日本的也就是他。他只做了四年皇帝，年號「隆熙」。後來「李太王」便是指呼光武帝，李王指隆熙帝，因為他們都是明治天皇的臣下了；現在携同日本王妃到歐洲去的李王却是隆熙的兄弟。

在京城要看大韓帝國字樣的東西，已不易得。我曾經買到一部「東國歷史」，在書簽剝落的部分看見是原名「大韓歷史」，大約併國以後才改的吧。其他例如光化門也拆去了，只在電話局番目和街市店舖「看板」上

存着一些痕跡。這些都與我們「和平門」一般，改名是應有的事。

光化門通的南頭路東有一座紀念碑殿，還存留這一個大韓帝國時代的刻石。這要算很有價值的東西，因為十五個年頭壽命的帝國「廟堂文學」巍然豎立在通衢之旁的怕也只是這一篇。四月十二日上午，我第一次讀這篇碑文。碑制與中國御碑一般，也是用一個大員趺著，大概一丈多高，五六尺寬，厚一尺左右。碑文刻滿了陽陰兩面。碑額是「睿筆」二字，指隆熙帝題的橫楣，那時隆熙是皇太子。

碑中所謂「皇城巾署澄清坊耆社之南」是原來立碑的所在，現在已經不能知道「澄清坊耆社」在那兒了；從現在碑殿的所在推想，或許是在那法政專門學校的左近吧。

我爲了抄寫這碑文費去一個多鐘頭，路過那裏的人總有些奇異。至於我抄寫的意思，不過因爲上面有「大韓皇帝」字樣，歷史興趣忽然濃厚起來；兼之一種好奇

的「古老欲」打動了心手罷了。寫時也有幾個朝鮮的田舍翁來看碑，就我的觀察，他們只是在賞鑒那狀碑的「石龜」，或龜狀的「大碑」。

### 蘇萊曼東游記(九)

劉復

這一個國裏的小貝是很寶貝的。土人們把它當錢用：以貝數的多少定財富的多少。國中所產的是金與銀與沉香；還有一種織物【在梵語中】叫作 *Camara*，【是用西藏的一種水牛的尾毛做成的】，可用作驅逐蒼蠅的器具。國中有一種有花斑的【動物，叫作】 *Busân*，實在就是犀牛。【這一種的犀牛】，額上只有一隻角；角裏面有天生就的花紋，象是個人的形像。角是全黑的，裏面的人像可是白的。犀牛比象小，色淡黑，形似（頁三十一）水牛，力大無匹；前後腳的膝上都沒有關節；腳掌是軟的，【沒有骨頭而有】軟皮做成的鞋子。它能嚇得象逃走；它能和牛與駱駝一樣反芻。它的肉不爲回教徒所

禁忌，我們曾經吃過。它住在荆棘叢生之地，在此國甚爲著名。印度別處，也有出產犀牛的，但以 *Rahma* 的犀牛的角爲最美；角中花紋，有時作人像，也有時作孔雀像，作魚像，或作他物像。中國人取犀牛角製爲腰帶上的裝飾品；在中國，一條腰帶的價值，可達三千 *dinar*，或者還更多：即以角中花紋之好壞，定價值之高低。在 *Rahma*（即 *Pérou*）要買犀牛角，應以小貝付價，因爲這是當地的錢。

（頁三十一）過 *Rahma* 之後，就到一國，位置在內地，四圍都受不到海水的灌溉，名叫 *Laksmîpura* 王國（即 *Assam* 的 *Laksmî* 女神的城）。國人色白，耳上穿孔，以美著名。中有一部份以游牧爲活，其餘都住在山中。過 *Laksmîpura* 國之後，有一個海，灌溉着一個王國，名叫 *Iranj*。國王貧而善誇，有象隊以衛國。沿海產瑪瑙極多。國人採取胡椒，卽就鮮時吮吸其汁，因爲產量極少。

過了這 *Iranj* 王國，又有許許多多的王國，它的數

目，只有阿拉——我們應當感謝而且頌揚他！——能夠知道。我們且說其中的一國，名叫 *Mina*。國人穿白色的衣服，式樣同中國人穿的衣服一樣。國中產麝香甚多。有白色的山（雪山？），是地面上最高的高山。*Mina* 人常與四周無數的王（國的人）打仗。其國所產麝香，品質極好，無可再好。

過 *Mina* 王國之後，有 *Mabad* 的諸王（原文如此），其地有城市（頁三十三）甚多。這一國與 *Mina* 國為界，而人口較為繁盛，其國人民也比 *Mina* 人更像中國人。國中各省的統治人，也和中國一樣，是用太監充任的。這 *Mabad* 是中國的交界國；國王與中國王以和平相見，但並不臣附於他。每一年內，*Mabad* 必派遣使臣致送禮物於中國王，中國王亦以禮物還贈。*Mabad* 是個大國。當其派遣使臣到中國時，中國人必用心防衛，因為每次派使，隨從的人非常之多，中國人恐怕他們要借此侵佔地方。在 *Mabad* 與中國之間，只有些山，和一些凹凸不整齊的地面。

據說，中國境內，共有二百多個大城；每一個大城，（頁三十四）有一個「封建的」王和一個太監統治着。其餘的小城，都歸大城管轄。大城中有一個叫做 *Yabbe*（即廣州），就是海船停泊的地方。附屬於它的小城，共有二十個。所謂「城」，是指能於有得 *Yabbe* 的都會而言。這是喇叭的一種，可以用口吹的。體長，有兩握粗細，上面塗的東西，和塗在中國磁器上的東西是一樣的質料。長約三四肘。嘴細，吹時可以放入口中。聲音「很響」大約可以傳達到一里路遠。每一個城有四個門，每一個門有五個 *Yabbe*，每天每夜，都按着一定的時間吹。每一個城還有十個鼓；吹 *Yabbe* 時，就同時打鼓。這樣吹打，是對於國王表示敬禮的意思，而百姓們却可以借此知道（頁三十五）白天和晚上的時刻了。此外，他們還有日晷和「用」重量「做成的」計時「器」

〔當指銅鐘而言〕

（未完）

## 怎樣聽與怎樣信

紋迴

在語絲一四三期上讀到隨感錄八怎樣做？一條，說「我們這裏」如何抓到便做，如何虐殺，不覺深為詫異，我敢立下斷語曰：「此共產黨的宣傳也，可惡可惡。」因為「我們這裏」的報上既未道及一字，而我們的耳朵裏也未聽見過，即便聽見了，那都是「共黨」的宣傳，萬不可信。在這宣傳鼎盛的時代，聽消息是要十分二分小心的，比如我六月初四到上海的時候，有一位在中央政治委員會的老友請我吃飯，我告訴他在北京聽說南京政府如何狠殺的種種消息，那位老友便異常憤激的斷定，那都是共產黨的宣傳；「人是殺了不少，白犧牲了的原也難免，」但是他又補說，「你還不知道武漢方面共產黨殺了許多國民黨呢！」

我回到江蘇一月多，聽著不利於南京國民政府方面的消息，已經很不少，然而後來常一一證明其為共產黨的宣傳。譬如在鄉下的一星期內就聽見：杭州情形如何

險惡，攻魯如何不利，某軍如何不穩等等，然而隨後我到杭州，杭州人却依然還是杭州人；攻魯則照報上說，如何勝利，事實俱在……；某軍則該軍長與總司令是誓同生共死的知交，諸如此類，指不勝屈。前幾天我們這裏的報已屢次關過謠，說這些都是共產黨的宣傳。因此我敢斷定，語絲的隨感錄也受了共產黨的宣傳。那位長風先生不知是不是忠實黨員，如其不是，那定是共產黨，否則便是被共產黨的宣傳所惑，那是無可疑義的，共產黨的宣傳真利害，可惡可惡。至於長風先生說：聽說TW兩委員說：「C.P.分子非殺盡不可，」那倒是可以相信的，因為「C.P.分子非殺盡不可，」原是天經地義，TW二君既是委員豈有不懂之理，長風先生竟可以說是事實，不必假托聽說，聽說近乎耳食，如此天經地義而從耳食得來，其非忠實黨員可知，可見他……

前天有一朋友從漢口回來，我自然急於要問問在赤色恐怖之下，我們的忠實黨員，究竟犧牲了多少。不料

他竟搔搔頭說，說不上來，似乎很少，因為遠不如這裏的熱鬧……這可見又有些宣傳作用在裏面了，但是不敢必，因為共產黨的手段是很詭秘的，據說。

總而言之，我們這裏要想聽些真消息是最困難不過的，幾乎無處不要防宣傳，每天五六大張一種的日報，雖然密密地擠著黑字，其效果則幾乎等于在北京時看大塊空白一樣，或許還要糟些。有時到消息較靈通的朋友處去打聽打聽，所得的或許可靠些，然而言人人殊，往往一日之內，會聽到極相反的話：甲說左派已經反共，可望調和了，乙說還不行，左派中的某派又暗中勾結了右派中的某派，要如何如何了；丙說某軍確已反共，然而丁說並不，且有帮助共黨，侵犯某地的消息，戊說某某首領確與某黨分離，不能合作了，但是已說那都是串套，伴為分離，其實想怎麼怎麼的……今天說某軍在東，明天可又在西；一說某軍大勝，別一說可又是兵無鬪志。真所謂五花八門，使人莫辨真偽，幾疑置身雲霧之上，

看希臘古詩人荷馬名詩 *Iliad* 中所描寫的天神天將。英雄巨人鬪法，神奇變幻，不可捉摸，噫嘻，壯觀！

在北京的時候，總覺得隔離太遠，看不清真情實況，誰知回來了却更糊塗，因此反常想，在京的人或許清楚些罷。然而我又忘了，北京城裏，雖有大元帥坐鎮，共產黨是不怕的，他們還要宣傳，哪里哪里！

宣傳這樣東西，似乎不能說是古已有之罷，然而一年之間，頗可稱極其能事了。可惜我們只有兩隻耳朵，別人不知如何，我可覺得聽了有些頭痛了。在北京的時候，倒可以不管，他宣傳他的，我可以不聽，但是現在有了切近的關係，反而不能脫然，要聽罷，又聽不真，要不聽，似乎又不行，一個消息的真偽，在在都與我們發生關係的，然而怎樣聽，又怎樣信呢？這倒是我們急須解決的事。可憐我們四面被包圍的人，一要防共產黨的宣傳，二要防英日帝國主義的宣傳，三要防某派或某派的宣傳，四又要防什麼什麼的宣傳。在青天白日旗下

做國民真不容易，連聽消息都不好聽，這一種苦痛，倒是古所未聞的，然而確是一種苦痛。

### 關於小說目錄兩件

(續前)

拍案驚奇(三十九卷。宋公明鬧元宵雜劇一卷。明版。八本)

袖珍拍案驚奇(十八卷。清版。八本。)

海外奇譚(忠臣庫十回。清鴻濛陳人譯。文化十二年刊。三本)

海外奇譚(同上。日本版。三本。)

飛花咏(一名玉雙魚。十六回。明版。四本。)

韓湘子(三十回。雒衡山人編。明版。六本。)

警寤鐘(十六回，四卷。嗤嗤道人。清版。二本。)

五鳳吟(二十回。嗤嗤道人。清版。二本。)

引鳳簫(十六回，四卷。楓江半雲友。清版。二本。)

幻中真(十回，四卷。煙霞散人編。清版。二本。)

鴛鴦配(十二回，四卷。烟火散人編。清版。二本。)

療妬緣(八回，四卷。靜恬主人。清版。二本)

照世杯(四回，四卷。酌元亭主人。諧道人批評。明和

二年刊。五本。)

隔簾花影(四十八回。清版。八本。)

馮伯玉風月相思小傳(明版。一本。)

孔叔方雙魚扇墜傳(明版。一本。)

蘇長公章臺柳傳(明版。一本。)

張生彩鸞燈傳(明版。一本。)

綠總女史(明版。一四本。)

情史類略(二十四卷。詹詹外史。明版。一二本。)

吳姬百媚(二卷。宛瑜子。明版。二本。)

鐵樹記(十五回，二卷。明竹溪散人鄧氏編。明版。

二本。)

飛劍記(十一回。明竹溪散人鄧氏編。明版。二本。)



呪棗記（十四回，二卷。明竹溪散人。明版。二本。）  
東遊記（明吳元泰。明版。二本。）  
增補全相燕居筆記（十卷。明林近陽編。明版。四本。）  
增補燕居筆記（十卷。明何大綸編。明版。四本。）  
荆欒記（明版。二本。）  
人海記（清查慎行。日本寫本。二本。）  
清平山堂志（十五種。明版。三本。）  
丰韻情書（六卷。明竹溪主人編。明版。二本。）  
山水爭奇（三卷。明鄧志謨。明版。二本。）  
風月爭奇（三卷。明鄧志謨。明版。一本。）  
花鳥爭奇（三卷。明鄧志謨。明版。二本。）  
童婉爭奇（三卷。明竹溪風月主人編。日本寫本。一本。）  
梅雪爭奇（三卷。明鄧志謨編。明版。一本。）  
蔬果爭奇（三卷。明鄧志謨。明版。一本。）  
鼓掌絕塵（四集四十回；首一卷。明金木散人。明版。）

一二本。）  
霞房搜異（二卷。明袁中道編。明版。四本。）  
艷異編（四十卷。續十九卷。明王世貞。湯顯祖批評。明版。一六本。）  
艷異編（十二卷。明版。六本。）  
廣艷異編（三十五卷。明吳大震。明版。十本。）  
一見賞心編（十四卷。鳩茲洛源子編。明版。四本。）  
一見賞心編（同上。明版。二本。）  
吳騷合編（騷隱居士。明版。四本。）  
洒洒編（六卷。明鄧志謨校。明版。四本。）  
金谷爭奇（明版。四本。）  
今古奇觀（四十卷。清版。一六本。）  
怪石錄（清沈心。日本寫本。一本。）  
豆棚閒話（十二卷。艾納居士。嘉慶三年刊。四本。）  
海天餘話（四卷。芙蓉洗老漁編。清版。二本。）  
花陣綺言（十二卷。楚江僊叟石公編。明版。七本。）

醒世恆言（四十卷。明可一居士評。明版。一六本。）  
 喻世明言（二十四卷。明可一居士評。明版。六本。）  
 西湖二集（三十四卷。附西湖秋色一百韻。明周楫。明版。一二本。）  
 西湖拾遺（四十八卷。清陳樹基。清版。一六本。）  
 西湖佳話（十六卷。清墨浪子。清版。十本。）  
 五色石（八卷。服部誠一評點。明治十八年刊。四本。）  
 八洞天（八卷。五色石主人編。明版。二本。）  
 綴白裘（十二集，四十八卷。清錢德倉。乾隆四十二年刊。二四本。）  
 人中畫（四卷。乾隆四十五年刊。二本。）  
 笑林廣記（十二卷。遊戲主人編。乾隆四十六年刊。四本。）  
 笑林廣記（同上。乾隆四十六年刊。二本。）  
 開卷一笑（十四卷。明李贄編。明版。五本。）  
 開卷一笑（同上。明版。六本。）

四書笑（開口世人編。日本寫本。一本。）  
 笑府（十三卷。清墨憨齋。清版。四本。）  
 笑府（鈔錄，二卷。日本版。一本。）  
 笑府（鈔錄，一卷。森仙吉編。明治十六年刊。一本。）  
 三笑新編（四十八回，十二卷。清吳毓昌。嘉慶十八年刊。一二本。）  
 花間笑語（五卷。清釀花使者。日本寫本。二本。）  
 慵齋叢話（十卷。朝鮮成任。日本寫本。五本。）  
 筆苑雜記（二卷。朝鮮徐居正。日本寫本。一本。）  
 谿谷漫筆（二卷。朝鮮張維。日本寫本。一本。）  
 補閑（三卷。朝鮮崔滋。日本寫本。一本。）  
 三 雜劇（以下均未鈔）  
 四 異聞  
 五 瑣語  
 迅案：此目雖非詳密，而已稗多聞。如女仙外史，俞樾見在園雜誌，始知誰作（茶香室叢鈔云）

此則明題呂熊。封神演義編者爲明許仲琳，而中國現行衆本皆逸其名，梁章鉅述林樾亭語（見浪迹續談及歸田瑣記）僅云「前明一名宿」而已。他如竹溪散人及風月主人之爲鄧志謨；日本之忠臣藏；在百餘年前（文化十二年即一八一五年）中國人已曾翻譯，曰海外奇譚，亦由此可見。墨憨齋馮猶龍好刻雜書，此目中有三種，曰：平妖傳，新列國志，笑府。記北京孔德月刊中曾有考，似未列第二種。自品青病後，月刊遂不可復得，舊有者又被人持去，無從詳案矣。

乙 也是園書目

宋人詞話

燈花婆婆

種瓜張老

紫羅蓋頭

女報冤

風吹嬌兒

錯斬崔寧

小亭兒

西湖三塔

語絲

第一百四十七期

馮玉梅團圓

簡帖和尚

李煥生五陣雨

小金錢

宣和遺事四卷

烟粉小說四卷

奇聞類記十卷

湖海奇聞二卷

通俗小說

古今演義三國志十二卷

舊本羅貫中水滸傳二十卷

梨園廣記二十卷

迅案：詞話中之錯斬崔寧及馮玉梅團圓兩種，今見于江陰繆氏所翻刻之宋殘本京本通俗小說中；錢會所收，蓋單行本。

### 隨感錄

二七 讀性的崇拜

豈明

性的崇拜之研究給我們的好處平常有兩種。其一是說明宗教的起源，生物最大的問題是自己以及種族之保

一三一

存，這種本能在原始時代便猛烈地表現在宗教上，而以性之具體或抽象的崇拜爲中心，逐漸變化而成爲各時代的宗教。普通講性的崇拜的書大抵都注重這一點，但他有更重大的第二種好處，這便是間接地使我們知道在一切文化上性的意義是如何重要。性的迷信造成那種莊嚴的崇拜，也就是這性的迷信造成現在還存留著的凶狠的禮教，把女子看作天使或是惡魔都是一種感情的作用，我們只要了解性的崇拜的意思，自可舉一反三，明瞭禮法之薩滿教的本義了。我們宗教學的門外漢對於性的崇拜之研究覺得有趣味，有實益，可以介紹的理由，差不多就在這一點上。

張東民先生的性的崇拜讀過一遍，覺得頗有意思。我嘗想這種著作最好是譯述，即如我從前看過的芝加哥醫學書局出版訶華德所著的一本，雖然是三十年前的舊作，倒很是簡要可讀。張先生的書中第三四五這三章聲是取材于瓦爾的著作，材料頗富，但是首尾兩篇裏的

議論有些還可斟酌，未免是美中不足。如第五頁上說，「所以古人有言道：『人之初，性本善』這明明是說人在原初的時代，對於性之種種，本皆以爲善良的。」著者雖在下文力說性質性情都脫不了性的現象之關係，以爲這性字就是性交之性，其實這很明瞭地是不對的：我們姑且不論兩性字樣是從日本來的新名詞，嚴幾道的英文漢話上還稱曰男體女體，即使是宋代已有這用法，我們也決不能相信那三字經的著者會有盧梭似的思想。這樣的解釋法，正如梁任公改點論語，把那兩句非民治思想的話點爲「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未始不很新穎，但去事實却仍是很遠的了。又第六十四頁上有這一節話：

「唯自然之律，古今一樣，他們既濫用了性交的行爲，自該受相當的懲罰，于是疾病流行了，罪惡產生了。爲防弊杜亂起見，一輩強有力者便宣布了種種禁令：「不許姦淫」，「不許偷盜」，不許這樣，不許那樣，……而從這些消極的禁令式的規條中，倫理和道德等制

度，便漸漸演成了。」

關於這種制度的演成，我因為不很知道不能批評，但兩性關係上的有些限制我却相信未必是這樣演成的，這與其說因了「濫用」性的崇拜而發生，還不如說是根據性的崇拜之道理而造成的較為適合。我們對於性的崇拜常有一種誤解，以為這崇拜與後代的宗教禮拜相差不遠，其實很不一樣，佛洛伊德在圖騰與太步（勉強意譯為族徽與禁制）中說及太步的意義，謂現代文明國人已沒有這個觀念，只有羅馬的 *Sacer* 與希臘的 *Hierios* 二字略可比擬，這都訓作神聖，但在原始時代這又兼有不淨義，二者混在一處不可分開，大約與現代「危險」的觀念有點相像，北京電杆上曾有一種揭示，文曰「摸一下可就死了！」這稍有點兒太步的意味？性的崇拜也就這麼一件東西。因為佢是如此神異的，所以有不可思議的功用與影響，「馬蹄鐵」可以辟邪，行經的婦人也就會使酒變酸；夫婦宿田間能使五穀繁茂，男女野合也

就要使年成歉收：這道理原是一貫的，雖然結果好壞不同。我說「不許姦淫」不是禁止濫用性的崇拜，乃是適用性的崇拜之原理而制定的，即是爲此。我們希望于性的崇拜之研究以外還有講性道德與姻婚制度的變遷的歷史等書出來，但我也希望這是以譯述爲宜；又德人 *Chinber* 的小冊原始民族的性生活等亦甚有益，很有可以<sub>使我們的道學家反省的地方。</sub>

二八 光榮

豈明

接到朋友從上海來的信，說第一四一期以後的語絲都沒有收到，原因是因爲那一期裏的一篇吳公如何云。我對於這個「流言」也是將信將疑，但南方沒有能寄到總是事實。難道吳公真是爲了被罵而勃然大怒，就禁止本絲的散布了麼？余因之不能無感焉。

現代南遷，藉「吳老頭子」以保存生命；語絲北滯，因吳大委員而禁止流通：此其一。

昔年暴虎馮河，未死于孤桐社主之手；今日瞎三話

四，乃終爲稚暉老爹所傷：此其二。

李彥青曾說吳公侮辱政府而通緝之，此固吳公之光榮也；吳稚暉若說語絲侮辱政府而禁止之，又豈語絲之恥辱哉！此其三。

嗚呼，吾輩之光榮乎，吾輩之光榮乎！

二九 九校改組與聽差 紫 薈

因爲是要人們的舅子老表和某派人物沒飯吃，九校教職員及學生中涉黨派嫌疑者多，政府所以要改組九校。自改組令頒布以後，各校教職員和學生的心理都惟恐惟惶，（？）深懼位置不穩和學籍難保，獨彼聽差輩則鎮靜如常，自以爲位卑祿少，只要惟命是聽，地位一定穩固。豈知事竟有大謬不然者！

N大學的學生，幾乎純屬研究系，很有恭順的美德；籌備員C，奉公最力，與N大學的關係又極深，日前派往接收，竟一帆風順，毫無留難。

該校雖有學生會辦公地點，其不辦公也久矣，但聽

差一名——極忠實極能幹——尙日常留守其地。前兩天，聞教育部（或曰京大籌備會）有令，將各校學生會一律查封（？），奉公最力的籌備員C，便雷厲風行，摘去招牌，貼上封條。（據確實調查，其他各學生會尙無此事。）可憐可憐！一位最忠實頂能幹的聽差也就容身無地，竟遭革退。吁！可嘆也。或曰，非容身無地也，蓋因其爲學生會的聽差耳！

前日報載籌備員C有N大學長希望，是誠有任用得人之慶矣。倘奉公出力如C公而猶不得爲正式學長，其將何以爲他籌備員勸也乎？

三〇 好南開校長 同 伯

語絲的讀者大約還記得，去年九月間在天津南開學校門前的榮懋書局爲了經售情書一束等書而被南開校長張博士咨請天津警察廳查封了的事吧。該宣傳赤化——蓋張校長之學說認男女戀愛爲「赤化」行爲（註）——之榮懋書局老板雖倖免封門之痛，一日夜的看守所風味，

却承張校長之恩典而嘗到矣。但是學生如至榮懋購書者，亦必開除學籍，僅僅靠學生而營業的榮懋老板，遂不得已而關門大吉，雖然門上並無白紙黑字的十字條。此爲「職司教育」的南開校長的權力伸張到警察廳之時。

我們看，現在這「職司教育」的「南開」的權力又伸張到天津的報館了。

湖白黨軍下蚌埠得徐州，駸駸將直達京津的時候，我善於適應環境八面都玲瓏的校長毅然決心改革他一手造成久受社會一部分人士攻擊的南開稗政。於是聘請學生教員，指派親信，組織一委員會，名之曰「校務工作改革討論會」。「討論」了許多無關痛癢之題目，而「改革」又須顧慮到事實上的困難問題：討論完了，吃飯。而近來時局忽又進展，將來能否實行此次改革會之議決案，自是疑問，改革會在僅僅幾十個暑期留校學生中約請二十來個學生，已足使人懷疑了，而偏偏又要在暑假以內

舉行，更叫人不明白其是何用意。近兩星期內漸有人在天津華北新聞的副刊綠林與野火社之野火週刊上發出幾句他們以爲有點刺耳的話，校長於是大發雷霆，必欲追究其人開除之。「你覺得我們南開不滿意嗎？你走！」張校長所慣用以制止反對派之術語又突口而出，而華北新聞報館又接到校長的手諭，追究批評彼等之作者姓名，報館雖欲不理，終覺棘手。

噫！嘻！校長的權力，蓋蒸蒸日上，日益擴大也如此。善哉善哉。八月二十一日，於天津。

註：張校長親自在大禮堂集會時告訴學生的話——那是南開男中學生與女中學生發生戀愛引起來的。

三一 好男醫和好女醫 「漆黑一團」

剛剛讀完語絲第一四五期隨感錄十九和二十兩則，恰好有位朋友來報告一件新聞，和那兩則所說的事是同類的，而且還更妙些，茲特把牠表彰在下面：

某男醫和某女醫——他們是夫妻——開了一所醫院。近來招考女生學習，有一位新近剪髮的密斯去投考。他們先說，「剪髮的不收」。後來又改口說，「也可以收，但在醫院中須裝假髮，走出院門自然可以隨便。」

他們還有一件事也得要表彰他一下：那天招考的國文題目是「學然後知不足說」，至少須做三百字，而且絕對不許做白話文。

表彰過了，可以不必批評吧。

雖不批評，但不可無題目，爰仿那兩則，以「好男醫和好女醫」為題，以明其性質相同，使觀者易于記憶而便于聯想也。他們的丁卯年巧月下浣五日丑初，即我們的十六年八月廿二日上午一時。

### 三二 好雨與好詩

山叔

民國十六年八月二十二日晨，大雷雨。並沒有什麼大風，幾乎全是雨的力量，前院的棗樹斷了一枝，後院的洋槐倒了一株，直徑都在兩寸以上。院子裏呢，照例

全是水，而且又爬上塔來，進西屋裏去：那里是吃飯的地方，所以還沒有什麼，只見一隻舊鉛鍋在中央飄漾，屋角一堆木炭顏色更是漆黑可愛。好一場大雨——不，雨也隨即止了，應該說好一片大水！把我簡直地圍困起來了，好像是軟禁在優待室裏。中午有東城要人請吃午飯，也不能去，苦矣；因為這一尺深的水我實在無法走過去，所以只好立在絲瓜棚下歎氣。下午，讀唐詩三百首，忽然有感，吟曰，「遙知朋友銜杯處，斟遍蒲陶少一人。」又東湊西拼，成五絕一章，寄呈當日出席諸大吟壇郵政。詩曰：

階前一尺水，

人事隔秋河。

獨酌難成醉，

杯寬酒不多。

### 三三 布告第三號

語絲社收發處處長兼前任閒話部主任現任隨感錄編



修右 爲布告事：照得本職就任閒話部以來已有兩載，朝乾夕惕，枵腹充公。唯以提倡閒話維持公理爲職志，中經變革，改任編修，耿耿此心，迄無携貳。乃天不厭亂，民不畏死，赤燄朋興，白舌停鼓，束髮小生，二毛老子，莫不涉足兩江，游心三愛，無復以閒話爲事者；木職惄然憂之，本良心之主張，爲荒野之呼號，而言者諄諄，聽者藐藐，此非獨斯文之將喪，抑亦世道之大憂也。今幸漢甯分離，革命之緒已絕，北南妥協，反動之運將興；不作清談，何以遣日，復興閒話，此正其時。若夫有感斯隨，因隨必錄，橫及中外，縱貫古今，可感之事既多，入錄之材亦無盡矣。投壺釋奠，上探古禮之精微，斷髮袒胸，親見夷風之跋扈；香比金蓮之足，阿芙蓉大可抽也，便同西瓜有柄，豬尾巴亦有用已。吃人禮教，究竟用什麼齒牙，覺世經書，到底是如何面目？狗何爲而被抓，人何爲而潑水，則人禽有同塗之歸；修士志在交神，色狂情同忘我，則聖狂有一物之視。天經地義，畢竟是甯馨東西，法守道揆，原來是阿堵物事。

凡諸此類，無不可談，茶時則可佐茶，有如下絲肴肉，酒後則以醒酒，不啻牛子心肝：是可珍也，不亦快哉！爲此特發布告，曉諭青年，際此反動思想漫天漫地，法西斯主義滿谷滿坑之際，爾等務宜束身自愛，括囊無咎，聚會精神以研究反動之淵源，訓練理智以剖析法西之真相，作爲小文，寄登本錄，以尊閒話而重隨感，有厚望焉。要知革命現已過去，爾等將無復吐氣揚眉之機會，如不墮落而入于醇酒婦人，其著即改心研究禮教可也。此布。

中華民國十六年八月三十一日 給。

右拉

### 「免用活牛」

豈明先生：

從前我在新青年上讀魯迅先生攻擊扶乩的文章，在語絲上讀先生們討論傳單的信札，我常常想，現在的中國應該談點政治的經濟的問題，至於這種迷信的小事，自然可以歸於淘汰的，似乎不必費力去提起，可是，經過事實的指導，我已不是那般理想的了，覺得世間迷信

的勢力和罪惡，還佔了統計上百分之九十九的位置，這樣，爲中國的將來計，爲未吃人的孩子計，倒不能不注意一下，而且不能不與政治的經濟的問題同樣重要的注意一下。

我寫這封信的動機，是受了兩個刺激，現在分開來寫在下面：

第一件是：我素來不是一個專門研究國故的聞人，不知怎樣，上海一個印賣舊書的商店，却時常無端的寄些書目給我，這次便在那第九期照碼對折的書目的底頁，發現一篇似廣告又似宣言的東西，原文也懶得重抄，剪貼如下：

祀文武聖廟免用活牛徵求同意說

嘗聞明嘉靖間。編修張永嘉。奏易孔子塑像爲木主。易王號爲至聖先師。至今相傳。均無異議。若是則世之不法事。皆可改革。况祀典所以昭敬。何必用牛。屠害牲靈。查每年春秋二祭。殺牛無算。昔陸桴亭先生云。祭天可不用牛。梁武帝時三牲用麵。足見不用牛祭。前已行之。故今鄉間有用木豬頭祭神者。卽此意也。考漢法

無故殺牛。與殺人同科。關帝生於漢時。雖祀以漢代最重視之物。而關帝稱伽藍菩薩。佛門中豈用葷祭乎。如文昌帝君。昔人用牛祭。現亦改除矣。竊思農夫藉牛力以耕田。吾人所食穀類。得牛力爲多。何忍殺之。噫。西人專食牛。殺牛最多。雖號稱文明。而亦無仁心。不能戒殺耶。深望世之慈善家。共起圖之。嗣後祀文武二聖。或用木牛。或用素菜。倘能實行改用。免害牲靈。厥功偉矣。丙寅年十二月洞庭東山柳元龍識

我想。無論何人讀了這篇奇文，必然要發生幾項感想。一：這位柳君，既知道「不合法事皆可改革」，却單去提倡改革「屠害牲靈」，不知連那迷信的「祀典」，也是「不合法事」，而不肯放入「皆可改革」之中。但他居然侈言改革，雖能運用新法，不過足以維持舊惡而已。於此，可以看出中國皮傅新詞者的可憐，改革事業的不澈底，可爲浩歎。二：俗傳的文武聖人，似乎是孔老二與關老二兩位，但他却將孔君撇開，而引用一位渺茫無憑的文昌星君！這可以看出中國人醉心科第的頭腦尚未洗刷乾淨，而欺人的故技，仍不免利用那較爲玄虛

的偶像，方可收易於感人之效。三，關羽雖然被武人們拜壞了，却不失爲一個封建制度下的模範軍人，但在這却被他拉入佛教中去，硬加上一個「伽藍」的尊號，這與悟善社同善社的五教混合的辦法相同，可以證明這點頑意又是那些社裏的出產物。各教門戶之爭，倒還情有可原，惟有這混合各教爲一的邪教，簡直是集合迷信勢力的大本營，不率天下人盡走入黑暗退化之道不止，這是應當撲滅的。四，以這樣維持道德，保存國粹的人所做的國粹文，還是這樣不「亨」，連他自己的立足地都沒有了，更何必來領着許多人相率爲僞呢？

第二件是：自從革命軍來到湖北後，H縣社會上的舊制度除去的很是不少，所以春間就發生了勞動兒童團打毀佛像的一件事。兩三日間，全縣的神佛都已打完，最有趣的是打那座城隍神像時，看見脊上刻着一洪武二年造」，膝下還雕着生殖器呢！當時一般昏庸老朽和些僧尼道侶都暗暗誹謗，又造出謠言說：神佛應有百日之劫，不久仍當修復，倒博得很多愚民的同情，好似遺老遺少們爲廢帝抱不平一樣。可惜佛像打後，廟宇不曾

充公。僧尼不曾驅逐，留下再次蔓延的根株，果然妖言克應，數月後得了號稱「以佛治軍」的要人的暗示，於是空氣漸漸緩和，一些投機承意的小人，又大說其鬼話，據云：城隍託夢於一賭徒，並助其博進，以爲憑證，要求他提倡重新廟貌，一時盲從附和的人很是不少，就是平常不肯出一文慈善捐的富戶，也三十五十的洋錢扔給賭徒們承修新像，定於本月十五日。修好的城隍神便可用鼓樂迎接復位，這是如何可以咒詛的一種迷信勢力復辟的運動，而贊成者又如此其多，能不使改革者心灰氣短！

話還是說回來，還是歸結到政治的經濟的問題上去，我相信是有封建的制度，才有尊卑禮拜的思想；是有私有財產的制度，才有求財邀福的思想，這兩層就是迷信的基礎。不攻擊那深厚的基礎，祇對那些偶像妄行罵幾通，打幾回，是不行的。此後，改革者應該由這個教訓，明白這個道理而改變進行的方針才好。

敬祝撰安！  
仍生，八月十二日，湖北。

### 妙不可言

斯文生

友人以鄙性好讀奇文，日有投贈，琳琅滿目，美不勝收，亟思擇尤發表，公諸同好，惜本刊篇幅有限，不克全登，因仿什麼話之例，選取其最精要者：嘗鼎一臠，亦可以知味矣。謹製八字，題於首端，世無伯喈，其莫我知也夫！詞曰：

幼婦雲雀中肯口過

中華民國十六年丁卯八月二十五日，文生謹識。

一 陸晉笙論人身上生雉雀蝙蝠蛤蛇龜鼈等動物（存粹醫話卷四，本年出版。）

愚案人身而生動物似乎奇異，實不足奇，蓋未就氣化一研究耳。凡患病生鳥類者乃陽氣風邪所化，生蛇蛤類者乃陰氣濕邪所化。故雉生於乳，雀生於目，蝙蝠生於項，人身身半以上天氣主之，禽鳥皆陽類，本乎天者親上也；蛤生於足，蛇與龜鼈生於腹，人身身半以下地氣主之，鱗介皆陰類，本乎地者親下也。凡此皆明乎五行之氣化者始得知之，若不講五行，不究氣化，徒沾沾於某方某藥治某病，是形而下者謂之藝，目之曰醫藝則

可，形而上者謂之道，名之曰醫道則不可。

文生案，今世婦女常有腹中生類似小猴之動物者，當亦由於氣化，鄙意或係陽處濕邪之所化歟？質之高明以為何如？

二 姚人龍上北京教育部條陳（據八月二十三

至二十五日世界日報所載）

例如大學文科之文學門何以必設梵文學類乎？哲學門何以必設中國西洋二哲學類乎？在昔科舉未廢，惟以帖括論文為空疏，故特變而為學校，學校之興，無非擷取東西洋物質文明以補我不足，乃仍求此空無一物之哲學，且推及乎因明哲學所起源之梵文，是誠大惑不解者也。他如女師大校之設有音樂體操兩科，亦均非筭緯界中必要之務，何則，婦女而盡嫻射擊拳勇，傳習絲竹，似皆傷大雅而鮮實用，有何學術之可言？

文生案，昔賢謂學校教地理，提倡堪輿，有傷大雅，先聖後聖，其揆一也。此文與民八林畏廬孝廉辟邪崇正之函可以媲美，而精采過之，西儒謂世運演進，信然。